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 16  
2603  
19





門 16  
號 2603  
卷 19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三十三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詩總目

招隱二首 又一首 反招隱一首 甥陳觀瀾

校刻

遊覽

芙蓉池 九井游西池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游南亭 游赤石進帆海

還湖中 登石門最高頂 經湖中 眺越嶺溪 行觀北湖田收

侍游蒜山 侍游曲阿後湖 行樂至城東橋 游東田 登廬山香鑪峰 鍾山應教宿東園 沈道士館 登琅琊城

詩

以上共二十七首

招隱詩二首

五言。閑靜 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善註雜詩左 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按此在選中 自恐小失仍之可也

杖策招隱士 荒塗橫古今

杖持也 方言木細枝曰策 按策字多 通用 馬筮亦曰策 荒蕪橫塞也 喻時

昭明文選集卷

卷之三十三

詩

招隱

一

傲范軒



治少亂多便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尚書大傳子夏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

見當隱意

白雲停陰同

山北曰陰石泉漱

瓊瑤纖鱗或

浮沉楚詞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靜者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木叢生

秋菊兼糗糧幽蘭

間重襟

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又紉秋蘭以為佩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

吾簪

躊躇周行貌煩勞也投簪見上以隱字意結

此篇極寫山林可樂無求於人而自足不比朝市之亂見其可隱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仕臻切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也

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

峭蒨秀起貌青葱指

弱葉棲霜

雪飛榮流餘津

寫竹栢之美八細亦以喻

爵服無常德好惡有

屈伸

人惡之則屈人好之則伸不由自家作主言當隱也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結綬謂入

仕纏索也伸中之屈彈冠別處亦作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入仕此處引用義同投簪屈中之伸

相與觀所尚逍遙

撰良辰

尚即高尚其志之尚撰

此篇見富貴無常惟高蹈遠引方可保真二篇意實相承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夷悅也。躑躅足不安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

谷。幽人隱者。浚深也。言欲往從之。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南澗即詩南澗。西山即伯夷採薇歌

之西。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雲構大厦。幄帳也。細甚。甚。激楚結風作。行

蘭林。回芳薄。秀木激楚。楚樂名。風聲如芳。山溜何泠泠。飛泉激鳴

玉。激猶蕩也。言飛泉激蕩聲如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二句承上激鳴

音也。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善本樸。樂當如字。即山水有清音之

之自見。下句言淫樂皆能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脫與稅古

澆散淳樸。此則無患也。意結。以歸隱。

一路叙山水可樂。與上二篇同意。詞極工細。

友招隱詩 五言

王康琚 康琚以為不用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列仙傳李

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是隱朝市者。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伯夷叔齊。隱首陽山。是隱陵藪者。今雖盛明世。能無

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是隱陵藪者。今雖盛明世。能無

中林士。今謂晉中林林中。指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

晨鳴。哀風迎。五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言山中鳥音

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不足好也。鷓鴣鳥名。周才信眾人。偏智

任諸已。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出仕則眾人信其推分得天



和矯性失至理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隱則歸來

安所期與物齊終始歸來言當自陵藪歸到朝市安所期言無

終人之

通體安適而已

遊覽

芙蓉池作五言

魏文帝魏志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為五官中郎

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逍遙步西園西園鄴都雙遲相溉灌嘉

木繞通川三句言卑枝拂羽蓋是乘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

飛鳥翔我前鳥驚風而起四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

光采五色一何鮮四句發明夜行遊並寫出太壽命非松喬誰

能得神仙赤松子王子喬俱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以遊

古人謂作詩難於起結起要龍得題意足結要收得題意

住篇中通體皆發明首五箇字○又此篇當與公謙詩王

仲宣曹子建參看幽秀在骨風致正自可想

南州桓公九井作五言○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

江通姑孰即南州也何法盛桓玄錄



殷仲文

晉陽秋殷仲文陳郡人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

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四運四時鱗次言若魚鱗相次理化物理變化準均平也

獨有清

秋日能使高興盡

蓋者感時及物而生蕭條之心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六字

涵蓋無窮爽籟驚

善本幽律哀壑叩虛牝

爽清也風動物有聲為籟見莊子秋為陰律故云幽

叩擊也大戴禮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歲寒無早秀浮榮甘風隕

二句承上凄緊來皆就風聲上見

何以標貞脆薄言

寄松茵

松貞茵脆松茵殊質故貞脆異性

哲匠感蕭晨

五臣蕭作辰

此塵外軫

軫與後橫木言於九井為塵外之遊

廣筵散泛愛

逸爵紆勝引

散布也逸爵謂飲酒間暇紆徐也勝引謂於勝地相與引杯為樂二句由遊而宴

伊余樂

好仁惑祛吝亦泯

二句言因宴已得預席好仁指桓玄下句則暗用黃叔度事

猥首阿衡朝

將貽匈奴晒

阿衡喻玄猥凡晒也首居官二句仲文自謙漢書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

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按以阿衡比桓玄是明贊以廢立之事玄為叛亂賊臣仲

文亦亂賊之黨矣此等詩削而不錄可也但其警處却不

可沒

游西池

五言

謝叔源

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西池丹陽西混思與友朋

遊覽

五

故范野



樂為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二句言當與友共遊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

勞者歌其事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五臣本無此二句有來謂年歲之來蹉跎行不進貌

逍遙越城肆

以下四句遊所經歷之地

願言屢經過廻阡被陵闕高臺眺飛

越度也肆市中陳物處阡田間道廻斜也被註作加有牽引之道與高陵城闕相連故復遊高臺之上而

眺飛霞以為樂也以下則從一處遊到一處惠風蕩繁囿白雲

屯會阿惠風和風蕩動也繁囿囿中草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

華景昃日斜湛澄華麗也水木交相掩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

柯以上言遊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歌美人謂友人愆過也

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無為牽所思南榮戒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

無使汝思慮營營越處朱切謂相思不已自誠之詞

此詩體質厚處似靈運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五言。靈運山居賦註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音饒。從泛湖說起新麗。憩榭面曲。

沿臨水對迴潮臺上有木曰榭。憩榭二句是言泛湖歸水決復入為汜。曰臨。曰對。乃掩映上泛湖未盡之餘興。

此是用意深厚處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二句是招眾人共哀鴻鳴

沙渚悲援響山椒二句是樓中所亭亭映江月纔出瀏瀏音留



作颺 出谷颺音標。亭亭迥貌也。 斐斐氣幕五臣作幕。 岫泣泣露盈條

露光條細條二句是月下所見 近矚祛幽蘊承下句。 遠視盪誼

颺承上 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二句以玩月之久作結。

於玩月只落落寫意前寫泛湖後寫泛湖歸出樓中因出

樓中而月上遂從而玩之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五言。水經注京口丹徒之西鄉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

號曰 北固 謝靈運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應詔而作凡和天子詩曰應詔也。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玉璽天子之印凡冊命之文別以璽蓋之所以戒人臣事上當心。

黃屋黃繒為蓋臣下不得用所以示崇高之體 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各教以名為名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名為教也餘倣此事指玉璽黃屋

之道則超出迹象默運其神理而已豈必在玉璽黃屋乎粗昔者為事精者為道但此等語未免迂晦靈運詩此病多有

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莊子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今宋高祖登北固山飄然出於塵外正與 鳴笳發春渚稅鑿登山椒言遊北固山 張

堯意相合鑣術也 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組帷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與別處所引去地四千里不同筵席也二句

言遊北固山而宴曰眺曰矚皆是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草

因宴極目景物下四句同此一類 大戴禮夏小正正月柳

叢生 原隰萸 綠柳墟圍散紅桃稊稊全萸初舒萼者 皇心

日薄 美陽澤萬象咸光昭二句因遊見景物之美本於皇澤歸到頌

聖體裁應爾言宋高祖美此陽春而布德

遊覽 七 放菴軒



澤故萬象

皆見光昭。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

以下取自謙意作去路。詩以白駒喻賢者潔白之

德。場苗喻食祿繫維。白駒喻羈留賢者。

二句言已無德羈留祿位。有慚素餐。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

巢。工者宜仕。拙者宜退。若已之

巢。拙當友。歸林巢。巢即巢父。曾是紫舊想。覽物奏長謠。曾是

之詞。舊想謂隱居之志。長謠長歌。言昔有是想。能不奏長歌以明其志乎。

結處與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意同。大抵應詔詩詞旨不能

及遠。出色為難。此詩前後亦多晦悶處。

晚出西射堂。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為永嘉太守獨處常不得意故作是詩。自此以下皆永嘉所作。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

以下皆遙望所見。連障疊巘。偃嶠各青

翠。杳深沉。

山小而高曰岑。山形如覆。餽曰嶠。如砥石曰嶠。青翠山色杳遠也。從疊字生出。曉霜楓葉丹

夕。曛嵐含氣陰。

楓木名。曛黃昏日景。嵐山氣。以上皆寫晚節出所見之景。以下則以思歸懷舊二意夾發。

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

羈雌鳥之無耦者。迷鳥迷失路不知歸。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者言鳥尚勞苦含情而愛其偶。况人可

離素所賞心之人乎。皆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

華白。緇黑也。老瘦帶緩。故

促其衣衿。二句見衰老。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安排謂以理消遣。愁心實

難以消遣。故為空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

此篇總自明不樂居郡之意。故詞旨不遠。



登池上樓 永嘉郡池上樓。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詩。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頂飛棲川怍前淵沈頂

虬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凡鴻也。幽姿謂幽壑中自媚其姿。虬龍有角者。進德智

所拙退耕力不任。言進德濟世。智則疎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狗祿反窮海。臥疴對

空林。窮海謂永嘉郡。疴病也。衾枕昧節候。寒開暫窺臨。善本無此二句。卧病衾枕。不知節候。

故寒開帷簾。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嘔嗽。音欽。據此是病自冬。向春故暫爾窺臨。不覺

驚心物候之變。聆波瀾者。水已解也。眺嘔嗽者。春山始明媚也。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初春

日景革吹。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按池塘生春草句。為詩中佳話。予謂此類句。亦要通

上下觀之。妙處方見。茲篇惟故陰改。故春草生。惟春草生。故鳴禽變。否則何異。執花葉一片。欲盡全花之美。謬矣。推之。楓落吳

江冷等句。無不皆然也。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塘隄也。鳴禽。鴛也。傷字。便是從詩中。女心傷悲。

字。取出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索居。而無

徒日復一日。故易永久。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操不仕之操。也。易。遊世無

四顧無可娛。故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操不仕之操。也。易。遊世無

悶言執持不仕之操。豈獨古人驗之於今。我將為之矣。

此篇亦是不樂居郡之意。因病起覽時物之變而發之。

游南亭 永嘉郡南亭。靈運所居。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竟盡也。時竟謂日暮之時。密林含餘

將盡之日。澄清也。霽。雨止。密林含餘



清遠峯隱半規

合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承澄霽隱半規謂日落峰外半隱半見規圓日之形承西馳寫得出

久疴悔昏墊

念下

苦旅館眺郊岐

書下民昏墊疴病昏蒙墊溺也時必有霖雨之苦眺視岐道也

此句亦是暗承上夕澄霽來故因而縱目郊岐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

被覆也二未

厭青春好已觀

善作觀

朱明移

夏為朱明

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

上蘭與芙蓉至夏始盛星髮白貌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餌食也止謂不喜服藥故衰疾忽然

此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言將至秋而歸景向陰而息喻解官歸意本莊子罔兩問影崖山崖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亮信也惟良知謂惟良友知之

此篇是因雨後而遊末仍以流光易逝結出不樂居郡之意

游赤石進帆海

五言。靈運游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

超然而入亦字從猶

字生來屢字從淹字生來淹滯也上二句言節候下二句言帆海日淹日屢則宿於舟中者非一日河圖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周覽倦瀛壖而況乃陵窮髮

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而況乃陵窮髮倦字好鍊得出史記騶衍海外如區中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壖岸也漢書盡河壖弃地言周覽於此尚且勞倦况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

之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

天吳水伯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

月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可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言帆海溟海也端倪猶涯際輕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詠史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  
居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二句言一隱一見立意不同矜  
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矜名指子牟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以上六句因帆海而自明其意莊子孔子圍於陳太公在往弔  
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節知以驚愚儻身以明汚  
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天伐即是名為造物所忌意  
故禍害及之今惟不矜名求適已是能於天伐謝而去之

通篇重在帆海故景物只入手帶過起處自是才人極筆

石壁精舍還湖五言。精舍讀書齋謝靈運游名山志曰

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還湖中者自湖中還至家也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善作忘歸起處  
澹十箇

字定是山中景物非澄心澹慮不能理會到出谷日尚早入舟

此超絕警絕四句是寫石壁精舍澹安也

陽已微二句言至湖中亦緊承上忘歸致然古林壑歛暝色雲

霞收夕霏二句承上陽已微來林壑以暝色而歛是遠視之斐

荷迭映蔚蒲稗皮相因依見稗草之似穀者四句俱是寫湖中所

然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二句言還至家隨風而行曰披慮

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二句承上愉悅來物富貴之寄言攝生

客試用此道推老子善攝生者不然攝持

按詩之入手莫難於天外飛來今人大抵先有中間然後  
尋出起結粘皮帶骨便氣脉不聯貫處多看此篇入手是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舍舟眺迥渚。已至北山

北山則舍舟而陸矣迥渚即湖中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以下俱寫

瞻眺皆一句山一句水側徑山路窈窕長遠貌環洲水環洲之四面玲瓏明暗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

壑淙。淙水聲言登於山牛下視石橫水分流。承大林密蹊絕蹤。

承喬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易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

丰容悅茂貌言雷雨因解而作竟何感動而初篁苞絲籜。山所

新蒲含紫茸。水所生竹叢生曰篁苞海鷗戲春岸。天鷄弄和風。

海鷗依水天鷄依山和風春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化即物之乘化而出眷戀也重謂戀戀不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獨在山中無人共游是去人遠同

意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之人

明其為恨處

此篇詩尚欠流逸亦多累句顏謝二家多有此病去瑕存

瑜是在善學者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五言。靈運游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越

也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胡大切。泣露垂貌承光未逶迤傍

顯來四句是從斤竹澗早行



隈隩鳥迢遞陟陁

刑典切。隈山曲也。隩徑之幽深處。連山。中斷曰陁。山嶺小高曰峴。與現同。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

五臣。緬以衣涉水為厲。道架木上行為棧。漢書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緬邈也。四句言越嶺。

川渚屢逕復

乘流既廻轉。徑復去來。蘋萍泛沉深。溪

深者。菰蒲冒清淺。

溪之淺者。向註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四句寫溪行。

企石挹飛泉。攀

林摘葉卷

企舉踵。挹酌也。葉卷謂初生未展。二句溪泊之境起入懷人。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按二句本騷中山鬼篇。但彼所云山阿薜蘿。寔指山鬼。此則借來作隱士用處不同。

握蘭勤徒結。折

麻心莫展

者。楚辭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疎麻神麻。展申也。二句皆言欲以贈山阿之人而無人可贈。人情之所用以得賞心之人為美。今賞心之事人皆

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

情字本上握蘭折麻來言。觀此遺物

憲一悟得所遣

此指目前景物。悟即悟物。慮可遣出。有是非遣遺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上半盡早行之境。中間盡溪行之樂。末則為全蹄所苦。

按數篇中泛湖定是泛湖。帆海定是帆海。可悟作文認題

之法。

應詔觀北湖田收

五言。丹陽郡圖經樂游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元嘉宋年

號

顏延年

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書子乘四載。隨山刊木。



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轡山乘標標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蓄軫不行豈

之后善游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聖謂帝暉膺順動清蹕巡

夏禹仙謂周穆以周穆為比失立言之體廣塵則稱蹕止人清道漢書楊雄有田一塵塵百畝也樓觀眺

豐頰以下俱從樓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映松山金

車飛奔互流綴緹轂代廻環也漢書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以

緝奸者轂騎士之神行埒浮景爭光五臣作溢中天埒等也神

引弓者廻環周行之神速等於浮景之疾浮景日景爭光言車旗之多與

日月爭光周穆王築臺名曰中天之臺以上寫從幸開冬眷

徂物殘悴盈化先悴從徂字來開冬十月眷視盈滿也言物宜

向冬而殘悴今其芳菲未歇視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二句

先春之生猶為盈滿以見可觀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二句

是樓觀上所見以下乃入觀田收正文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

屬積翠亦葱芊故云攢素森藹挺特貌葱芊鬱貌攢素榆柳之

年禮記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

耕田夫也又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百姓之食無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制通國用是通溫渥浹輿隸和

惠屬後筵溫仁渥厚也輿隸至賤者後筵延觀風久有作陳詩

愧未妍禮記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纒墨

牽言已才疲弱而謝凌遽謂捷速纒牽謂長篇王良弟子

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



何京父弟子曰。經牽長故。經牽馬轡太長。則累於馬行。

端莊。襍流麗。篇中觀田收。補出樓觀。與曹子建公讌詩。補出深夜以下。便據此發意。是為補題所無。詩中多有此法。凡應制題。寫景物。須有一段陽和布澤氣象。蓋乘輿所至。萬象昭融。非如遊人躡屐。尋幽趣在幽微。淡遠也。故詩貴乎辨體。安在山林廊廟。同是一樣格律。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五言。劉楨京口記。蒜山無峰。嶺北臨江。在潤州西二里。京口。

在潤州。銑註。此題延年侍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按說見下小註。

顏延年

玄天高北列日觀

臨東溟

玄天山名。其高四見。列星本莊子。日觀亦山名。漢書儀。泰山東南日。

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史記秦使蒙恬

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渡河據陽山。峽

山側。又踐華山為城。因其四面峻削。成以為固。

巖險去漢

宇襟衛徙吳京

出京口。上四句是陪起。言前代建都必因高山。長城以為固。秦建都關中。而漢因之。費却多少

民力。今宋不因漢之舊。徙都於吳。因天地自然之險。非前代所及。吳本夫差故疆。孫權因之。晉渡江後。亦都吳。宋繼晉後。仍之

不改襟衛。吳京四面之山河如

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

為池

衣襟。足以為衛。如下所云也。

據山為關。若化造神營。非人力

園縣

能致。反上入河二句。就定都言。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園縣之縣。邑社。郡邑之社。漢制。凡有陵。必立廟。因園置縣。徙人實之。以護陵者。故陵謂之園。陵園。即陵外餘地。元帝時。始不置縣。方

望。天子郊時。望四方嶽。及風雲雷雨之神。而祭之。邑宅道炳。社。凡邑必立社。地靈。地祇。總括也。二句言連屬之遠。



星緯誕曜應辰明。

宅居也。道即所都之地。星緯，吳分野之星。炳，光明也。誕生也。曜，指文帝辰水星。宋以水德。

王上應辰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揚光二句。因所都分野之星。而及宋主之生。上應乾象。自不可少。睿思纏

故里巡駕市舊垆。

睿思謂文帝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徒之京口。故云故里。林外曰垆。纏懷市徧也。二

句言幸。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蕤。音萌。蕤，屋簷陟登也。騰，如飛騰而上。抗，舉也。高舉而至。

以瑤玉飾屋簷。簷曰瑤蕤。二句言因幸京口而遊蒜山。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蕙。善作梯。蕙之初生者。

英。二句山上。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易天道下濟而光明。宣布也。遊幸必有施澤。是

天下濟之道。窮遠陟山則所見極遠。因思窮簷。岳濱有和會。祥

習在下征。國語齊桓公獄濱諸侯莫不來服。書四方人大和會。左傳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習則行征行也。謂

巡行郡國。二句。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五臣作氓。周南洛陽老謂司馬談二句。

言已得侍遊。為幸。漢書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故悲善向諸家。遂以遺氓為

延年自謂。以不得從遊蒜山。同昔老之悲。疑題侍字為訛。不知此二句。是以昔老之不得從登封為不幸。反形起今日得從蒜

山為幸。下句是足上句。非對待文法。夫昔老之可悲。因留滯漢南。而感天子之遺已。豈如已今日之得侍遊蒜山乎。以詞害意

古註多。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承上已。雖得侍

肆。列也。言雖疲勞而無補國家之事。下則言其當歸也。谷口。鄭子真不諳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截截周到。總是不混題之節次。前中後秩秩分明耳。端重

安詳。是應制之極則。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水經注。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中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元嘉二十六年。

召明文選集卷之三十三詩遊覽七 佐政車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昭因疾服藥行而宜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遊宦之子而作是詩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史記關法鷄鳴出客通晨以表天明

嚴車臨迴陌。延瞰

歷城闕。

瞰視也。闕城曲。二句至城東橋

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

隅城隅。修長也。津橋岸。二

句城東

橋景物。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

二句寫早晨翰註以迅風喻法令暴急以飛塵喻時代昏

暗觀到後幅良有此意不全穿鑿

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

於塞塵飛下便接入求名利兩種人

以此兩種人偏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懷金欲以金多求進撫劍欲以才技求進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爭先各事妙便有彼此不相讓不相謀意內中便有許多傾軋危杌已被

病眼

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

二句是代為推原所以爭光各看破

優管管之故以花之開當及幼穉之節喻仕宦當及時

喻春吝惜

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二句又從上文折轉入自家見仕宦當及時已非不

知奈國家所尊所賢皆有勢力者照灼謂赫奕非其所尊所貴則為孤賤之士何以自達於上乎故長隱淪

容華坐

消歇端為誰。苦辛

坐字如連坐之坐言隱淪不已容貌年華坐是消歇端為誰苦辛而致然乎以見營擾無

益猶云自家徒自討苦也

按此篇詩全為國家用人不平。故借遊宦子發之。大抵晉

以九品官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高第。宋仍其失。故明遠

因以抒其悲憤之情。通體反覆曲折。寓意最深。寄情最遠。

遊東田

五言。眺有莊在鍾山。東遊還作。即東南也。



謝玄暉

戚戚苦無悰。在冬携手共行樂。悰樂也。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

菌閣。二句言遊楚詞菌閣兮蕙樓。按菌生相。遠樹曖阡阡。阡全

生烟紛漠漠。暖微明貌。阡阡茂美貌。紛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

落。二句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二句見芳春酒之可樂。尤不

遊望之結。遊字意。

字字清新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峰

沈約宋書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璿

梁典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峰秀起。遊氣籠其

若烟集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廣成子古之仙人。居崆峒山石室中。

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二句只泛。此山具鸞鶴往來

起見。仙人高出世外。必于名山中往來。起下。此山具鸞鶴往來

五臣盡仙靈。入廬山張僧鑒豫州記。洪井西有鸞崗。洪崖先生

作古。盡仙靈。乘鸞所憩處。鸞崗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鶴所經處

俱屬。瑤草正翕。許翕。許玉樹信葱青。二句是登時一路所見。瑤

廬山。瑤草正翕。力翕。力玉樹信葱青。草玉樹皆美言之。翕。色

紅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二句是已登其上。下視上視

茂鬱貌。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寫得好。絳氣。赤霞氣。縈繞也。

草木叢生。日薄杳冥。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二句形容其高。

深暗貌。似香鑪之烟。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只是虛擬其境

蜿虹與流星不並。但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言人平日不尋



則知到此必驚其耳。見所未見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二句又從望遠處寫其高下。五箇字

寫出暮色自遠而近。直堪空前絕後。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藉蘭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含情。

情亦同蘭氣之清。方學松栢隱。羞逐市井名。楚詞飲石泉。今蔭松栢。幸五

如下文所云也。奉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光誦謂建平王詩。對王詩。故言末。伏思託於後旌而和之。旌旗也。

只曾陰萬里。生句足以獨步千古。餘俱輕清。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言。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畧。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上以札

與下謂之教。此是西陽王遊山。命休文作詩。因從而應之也。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險峭善作資岳善作靈家語山為積德。句本此。周禮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

岳亦山。二句虛從山冒。題見為建國所必資。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史記始皇表南山巔以為

關南山則終南。觀謂之關。中岳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與東都相近。二句是舉周秦以例宋。翠鳳翔淮

海。衿帶繞神垆。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定都建業。衿帶四北。面襟山帶河。此句泛言。起下北阜垆。見上註。

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入題薄。見上。此章見前代建都。必依名山為固。今宋都建業

亦依鍾山。為固也。發地多奇嶮。干雲非一狀。干雲。高也。合沓共隱天。參差互

五臣相望。二句就橫視見其鬱律。構丹巘。魚峻。盧嶒。在起青嶂。作分相。望。高合沓。不一處也。

二句就直視見其高。合上皆發明其非一狀。鬱律盤折。貌山甑形。日巘。言構以成此形。峻嶒重疊。貌山銳曰嶂。勢隨九

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即南瞻儲胥觀。西望昆

多美。臨眺殊復奇。言即山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野。復有奇迹。南瞻儲胥觀。西望昆



明池。此皆假言之。儲胥觀昆明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

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三。隴首山頭桂枝。桂樹枝。舉春秋以

及景。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息心沙門之屬。八解鳴澗流。四

禪隱巖曲。維摩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謂解去一切煩惱

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五臣作欲。窈深冥幽也。言此禪侶

地。人不得而見。故於身世蕭條。淡然而無所可欲也。一說老

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此章賦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

方入西陽王。君王西陽王。白雲隨玉趾。青霞襍桂旗。寫遊處。俱

羽旆。旌類崇基。謂鍾山。五藥草木。蟲石穀。枹朴子。三芝參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五藥草木。蟲石穀。枹朴子。三芝參

以上六句。寫西陽王遊鍾山。是正文。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

通體妍美。而對待工整。已為五七近體。導其先路。此類

題入近手。只知從西陽王上鋪列。便全掩却鍾山面目。此

文一路。只寫鍾山。而西陽王之遊。只末後一章帶出。便止

高甚。

宿東園 五言。濟註。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自鬪雞東郊道。潘岳



采其樵從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以下俱是一野徑既盤紆

荒阡亦交互是郊外。槿籬踈復密。荆扉新故。是郊外村居荆

門扉字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麀居。去不息。征鳥時相顧。

妙景可想。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以上六句寫郊外草木禽

承夕陰帶曾全。阜長烟引輕素。輕素白雲之將散者妙景可想

善作止歲云暮。飛光即流光適也即無幾相見之意歲暮喻老。若蒙西山藥。顏齡儻

能度。曹子桓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

此藥可以却老。延年假設之詞。

越眼前景越難寫得出詩所以可傳在真似此真之中又

新又雋真堪一字一縑。據此詩是步東郊不應是宿東

園。

游沈道士館五言。翰註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始皇吞滅六國武帝征誅。權娛人事。

盡情性猶未充。良由無所事事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三

見上九霄九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祈年觀秦穆公所造寧

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神仙之道在玄空如下所云二君豈能

痴心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願即求仙之願不須。遇可淹留

妄想。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願即求仙之願不須。遇可淹留。



處便欲息微躬。如下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五臣濯寒

水解帶臨清風。即此是仙起下所累去非外物為念在元空道

之清虛微妙處道體無形故曰空元空二字是求仙之本一切表觀立宮俱無涉朋來握石髓賓至駕

輕鴻。二句言元空之道既得仙直自我為矣故朋來賓至皆一切由我主張竹林各士傳王烈服食養性稽康甚敬信之

隨入山烈嘗得石髓自服半半以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徑人

與康郭璞游仙詩駕鴻乘紫烟絕者不遊人間即下之無事適華嵩雲一舉陵五臣倒景無事

路通者直遊天上即下之一舉凌倒景作凌適華嵩華嵩羽客仙人所居之地大意是言表觀立宮必待仙

接引即華嵩明有仙人所在亦不必遠適也愈以見表觀立宮

之非列仙傳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

二竹竿來至呼子先者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王子喬好笙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喻年老來同即是可以大意是言求仙之道直由自已謝去物累志在元空因游

沈道士館發之蓋道士亦志在求仙者夫求之誠得其道

即真仙亦無待與為接引况表觀立宮以望其來乎溪二

君之意特欲自肆其侈心妄希不死只此一念已是俗累

仙凡永判矣下半朋來以下是言求仙得仙寫出自適意

謂為自家說法可謂為沈道士說法亦可上下神氣脉脉

關通

古意酬到長史漑古登琅邪城五言何之元梁典到漑



宋書南琅邪郡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立郡。鎮輿地圖。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洲江寧縣西北十八里。按梁典。謂漑為司徒長史。是為梁之司徒長史。宋書又以漑隨晉元帝過江。夫自元帝至梁。百有餘年。不應漑猶在。但宋書只詳琅邪。置郡始末。而不及漑。則隨字當為時字。之訛。否則衍字耳。

**徐敬業**

何之元。梁典。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古意作古詩之意。酬報也。漑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之。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

善作樓蘭。漢書。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上谷郡。

秦置。又都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時大江以北。羣雄割據。故以漢之備。匈奴防樓蘭為比。警戒也。烽火敵至則舉。烽以示遠近。候斥候築堡以覘敵。抵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當也。言今日之情形。同乎漢之情形也。

**盤** 言此江山不減甘泉上谷。可以拒敵。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

**巖巒**

總承上就。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入琅邪城。修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顯山形之壯。危高也。城上登陴起。遐望迴首。

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城蓋依山而作。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漢時為符堅所據。極日西望。如或見之。向註作丹徒。則

霸漑。鴛鴦等句。如何可通。金溝朝。灞漑。產甬。道入。鴛鴦。戴延

此句已伏下欲立功意。征記。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漑。二水名。小水入大。鮮車

水。日朝甬道。閣道也。潘岳關中記。未央殿。東有鴛鴦殿。鮮車

驚華轂。汗馬躍銀鞍。後漢書。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

銀飾鞍。四句是追思西京盛時。灞漑之水。則金溝朝之鴛鴦之

殿。則甬道入之。遊於城中者。華轂銀鞍。若此。其盛以傷。今日盡

為敵。有下乃明其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耿介猶志操。怒天

欲立功。恢復舊疆。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下未平。故髮上衝



冠顧盼。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後漢書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嵇落山破之遂

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又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

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謂

人。不。豈如霸上戲。羞取路旁觀。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

兒戲耳。以上皆自明欲為國家立功。寄言封侯者。數。所寄居良

激昂慷慨。都由長安觸着心上事也。可歎。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無令富

奇。謂國家不錄用之。此皆悱之。心事以報於漑。渾雄壯健。一洗江左奄奄積習。誠所云少年負壯氣也。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三十三終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三十四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姪 煥叔準校刻

擬體詩總目 白馬篇

倣古

擬行行重行行

擬明月何皎皎

和琅邪王依古

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

代君子有所思

倣古

雜體三十首

以上共四十一篇詩終

擬體

所云擬者即是擬前人已作之題目肖其性情心思腕力丰致而為之其題篇不必有意義如詩取關雎卷耳等意義即在篇中所賦之事如此篇題篇白馬篇中則賦游俠餘倣此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沈約宋書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及劭行篡逆

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 指游俠 長安五陵閒 指游俠所居之地 秦地天下

樞八方湊才賢 樞要湊聚也獨言秦地者西漢都關中游俠所會集故太史公有游俠傳 荆魏多壯

士宛洛富少年 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 意氣深自負 肯事郡邑權 漢書郭解姊子

負解之勢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籍籍關外來權此則言其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 籍籍關外來

車徒傾國鄜 籍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車徒 五侯競書幣 競以書幣

相招古人相遺幣必書名於刺故 羣公亟為言 互為稱譽標榜

為書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 奕義分明於霜 信行直如弦 五臣作絃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

封侯 交歡池陽下 留宴以陰西 漢書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

汾陰縣皆關 一朝許人 詎何能坐相捐 捐棄也 影節去函谷

中地西音先 投珮出甘泉 二句正明上許人諾之實公羊傳曹子標劍而去

珮玉甘泉宮名曰去曰出皆 嗟此務遠圖 心為四海懸 但營身

是為人圖事即下所云遠圖 意遂豈校耳 目前 身意遂謂不負人託耳 俠烈良有聞 古來共

知然 漢書楚田仲以俠聞言俠 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按極寫長安游俠來明去白然諾不欺大意是借龍門游

俠傳作藍本

傲古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必言遼東者。對下西戎言相去之遠。

昔隸李將軍。十載

事西戎。

李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大小數十戰。將軍者常與匈奴大小數十戰。

結車高闕下。極望見

雲中。

結交也。漢書將軍衛青至高關。注山名。雲中郡名。秦置。

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巖風。

中所見。

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

極寫景物與中土不同。

夕寐北河陰。夢還

甘泉宮。

北河戎地之河上。

勤役未云已。

壯年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

悲轉蓬。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

按此篇敘征役之苦。題眼在篇首倦遊二字。

擬古二首

劉休玄

沈約宋書南平穆王鍾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元兗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

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

擬行行重行行

銑註。此篇敘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上道。遙遙行遠之。

二句是征婦目中所見。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

辭。

二句是與其夫別。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蠶病水曲。秋兔依山基。

二句是想夫征途之苦。不如物之自適。

芳年有華月。佳人

無還期。

月有圓缺。缺後復圓。芳年可待。故有華月。佳人指其夫。

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

以下俱是致其相思之情。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

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詩青青子衿。悠悠我

悠我心。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縑。

坐臥皆不安。正

淚容不可飾。



幽鏡難復治。不可飾者不可飾為歡。容故鏡置不用而昏也。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二句意更深。芳年歡會既不可得。或暮年可借日為喻。妙有別致。

按此篇詩不必定是成婦。凡遊宦皆是觀末二句可見。

擬明月何皎皎。良註此篇為遠人未還。閨中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絕調。結思

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自夜誰為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流芳芳時

屢見其歇。則老將至。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欲遠從之而不

按此詩清新俊逸。齊梁閒風尚如是。

和琅邪王依古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關源謂關中河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

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以上皆言古跡興亡

事仲秋邊風起。亦是旅宦所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

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言生前雖為顯宦。車轍之迹則同。豈

見人生同歸於盡。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不獨顯宦即聖賢亦是如此。更進一層而歸之於命也。

按此篇見興亡有一定之理。人當安命。不必以得喪為憂。

擬古三首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幽并二州名。馳逐。馳馬逐獸。氈帶佩雙鞬。象弧插

彫服。氈帶。以氈為帶。鞬。盛弓器。服。盛矢器。象弧。以象骨飾弓之

文。以見義蓋。雙鞬。即所以藏象弧者。魏志。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

陸。鞚。馬勒也。中上騎射。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中上。馳逐。漢書。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

有餘勁。驚雀無全目。二句極表其騎射之精。關子。宋景公使工

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益勁。猶飲

羽於石梁。帝王世紀。帝羿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

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

雷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吳素甲。白羽之雉。望

以調兵者。此篇見壯士當乘時立功。吳古愚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金。金印。襲。服也。詩。素衣朱襹。衣之美者。既荷主人

恩。又蒙令尹顧。主人。謂君。漢書注。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日晏罷朝歸。鞍馬

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南

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方向也。迷方。謂迷於所向。淪誤。謂為沈淪所誤。伐木青江

湄。不肯出。設置守。龜兔。懷德待祿。此篇借魯客之尊顯。反對已之淪落。意全為感遇而發。吳古愚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華嚴與薛

登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翰曰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西都之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

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事見史記註亦見上韓詩外

傳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羞當白

惠施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能以舌端推文士之筆鋒。韓詩外傳楚襄王遣使持黃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為

璧貺。相莊子不受按此是申上五車。乃惠子真借用莊子事耳。世務猶言世事。恥受聊城功。申上魯晚節從世務。乘鄣遠和戎。即下文征伐漢

書帝使博士狄山乘鄣乘守障邊也。解佩襲犀渠。卷袞奉盧弓。國語奉文犀之渠

甲也書平王錫晉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此篇見士當自量不可處非其據。用意在末二句三篇中。

氣勢豪矯自當以首篇為最。吳古愚

學劉公幹體一首。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以雪比千里度龍山。龍山即孟嘉落帽地。集君瑤臺裏。喻衆

飛舞兩楹前。喻亂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茲辰謂冬時喻亂

豔陽桃李節。喻民人皎潔不成妍。至豔陽則散故不成妍到底

處和樂。以皎潔取象小人理有不安

按大意小人雖有時得志秉權。但終有時而敗。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

一篇題目在此二字

東下望雲闕

鄴中記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北闕高連於雲故

為雲闕雲闕反出其下則臺之高可知

層閣肅天居

上帝所居

馳道直如髮

下視

天子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

薨瓦簷畫以繡文如飛霞之結其中璇玉題榜也題飾以玉如

行月之納其內下三字是比或作賦結

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蓬壺二山名選色遍齊代徵聲市印越

齊代印越

陳鍾陪夕

陳鍾陪夕

讌筵歌待明發

十句皆追憶銅雀臺當年華侈年貌不可還身

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

少壯則身意盛而盈已老

則身意衰而歇且當日為樂時豈意其便老但物無不以漸而

是憂能傷人意見事皆由漸使然漢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汲

觀於魯桓公之廟見有坐歆器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

正滿則覆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

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二

句比上更進一層物無不由盛而衰况加以華侈更非延年益

算之道如宥坐之器平則正滿則歆若養生過厚適

所以傷生同器之滿而歆有不沒乎上句起下句

士服理辨昭昧

二句以喚醒意作結服習也理養生之理昭明也薄於養生為昭厚於養生為昧此所引用只取昭昧二字與原文不同

謝元暉銅雀臺詩是譏其遺令伎人向帳作伎及望西陵

墓田事其致微此直書其華侈乃自速其亡其詞正要皆

異曲同工

陳螺渚



倣古一首 銑曰此言征伐之義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已盡塞外之景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陰山

交河皆塞外地。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方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

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又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子壯士為嫖姚校尉。失道刑

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引刀自剄。又宣帝

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不進。上以其逗畱。下吏自殺。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此即李

場守。在四夷無用戰也。

起處寫塞外。真是塞外一路敘出。從征之久。未以期望邊

疆無事。意作結筆力自適。陳螺渚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謠 屈宋 漢風 蘇李班 既非一骨。魏製 仲宣子 晉造 此指西

嵇阮 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

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

魂。 即異曲同工意 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述。莫不論甘而忌

辛。好丹而非素。 各執一偏之見 豈所謂通方 體裁不一為方 廣恕 不以已所短掩人所長為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三十四

詩

雜體

凡

故范軒



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卽上論甘忌辛。好丹非素之病。况復殊於此者乎。不及此四家者。又論更多異同。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古今同病。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李奇有漢書註。士季假論於嗣宗。士季鍾會字嗣宗。阮籍字託曲。假論未詳。此其效也。証上貴近賤遠四句。然五言之興。諒非負古。與於漢武。但關西卽西京鄴下蘇李等。卽建安潘安。既已罕同。河外仁等。江南陸士衡等。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按序亦輕逸可誦

古別離

遠與君別者。起得撇脫乃至鴈門關。直送至此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鴈門關外所見駭人之景。愈念及遊子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善云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秋露下垂而團。不惜蕙文者乃他說。

草晚所悲道里寒。蕙草至秋而萎。道里至秋而寒。意草婦人自喻已顏色晚衰落也。君在天一涯。妾身常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瓊樹玉樹在崑崙山。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兔絲託於木。萍託於水。婦人託於夫。其義一也。故不移。

從別後憶及始別而致其相思之切。雖多引用原文。而情

婉詞摯自成一家言。

陳漱泉



李都尉從軍陵良曰此擬攜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日暮浮雲

滋。日暮則將別。握手淚如霰。霰細雨悠悠清川水。嘉鮪得所薦。魚

水而得所薦藉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夫婦情同魚水今

起下已之不如。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燕春來就暖巢於

物。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恩愛兩不疑。乃以雙關意結妙。

是武使匈奴歸而陵送之不覺動其室家之感神吻極肖。

陳漱泉

班婕妤詠扇。良註此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好怨詩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

素。素絲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有情有景此是不中路零落

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彩色。承上世所重雖新不代

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涼風至非用紈扇。吹我玉階樹君子

故。雖有新製。竊恐涼風至。之時。喻過時色衰。棄捐也涉世終無善步

恩未畢。至秋則非用紈扇。意餘。於文。

句句切紈扇。皆以雙關見意。與原用意同。宛然閨秀。陳漱泉

魏文帝遊宴曹丕濟註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以下俱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



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切芙蓉池幽崖深岸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客

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幻出別景高另開生面

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高文即客所吹之辭但按之上下文未免湊泊肅肅廣殿陰雀

聲愁北林自日而暮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有儵然之致雅似子桓陳漱泉

陳思王贈友曹植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謂其父操禮英賢王粲丁儀等不恡千金璧恡惜也史記虞卿說道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

白壁十雙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指直也朱宮帝室羅列也第宅英賢所居從容遊水

井臺清池映華薄鄴中記銅雀臺北則冰井臺草木叢生日薄此詩中所用華筵華堂華茵等皆美其每同

此華薄一類註以華為花非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盪動也先秋朝與秋幽靜可掬

佳人期日夕望青閣此是以佳人喻衆賢以佳人之青閣喻衆賢所居之第宅因日夕不至而望之寒

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寒裳因望之不至而遠從之明珠蕙若皆以喻衆賢文章之美摘字拾字皆喻

採取褰裳徙倚皆喻採取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牋二句是以之勤徙倚謂行不一處

言我所以摘之拾之如是之勤者以二三延陵輕寶劍季布重

子文章中詞意之美如金牋之麗善丹然諾二句則自叙已與衆賢交情始終不相背負延陵處富不

忘貧有道在葵藿今已雖處富不忘諸賢布素之交蓋以諸賢為有道之士志在葵藿無求於人人自求之

也○一說處富就諸賢在鄴宮說

按縣密情緒豪爽氣概誠是翩翩佳公子茲篇必如此分



晰詞義乃明五臣向註殊謬

劉文學

感遇 楨 濟曰感思也思 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

以桂比特 立之士

團圓霜露色

霜露喻 貧賤

霜露一何繁枝枝

生自直

喻不墮獲於貧賤 四句是襯起下句

橘柚在南國

橘柚質則 不如桂樹

因君為羽翼

君謂曹操羽 翼謂扶植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

按七子俱在建安當日 獻帝猶在操雖得辟官

屬必無稱操為聖主之理則聖主應 指獻帝文學職謂為平原侯庶子

丹采既已過

丹采借繪事 為比喻詞翰

過謂過 其任

敢不自彫飾

彫飾喻益勉於學問 二句是從上文墨職來

華月照方池

指鄴 宮時

列坐金殿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以恩遇歸之聖主稱心滿意之作

王侍中

懷德 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世亂指董卓帝京東京為董卓所焚 註作西京非下嶠函冀闕方是西京

辭帝京是由東京至西京註作避亂荆州非至 西京不可居始汎涇渭至荆州詩各截自明

既傷蔓草別方

知杖杜情

蔓草篇中有邂逅相遇句指親知之人雖相遇不得 與之偕行故傷其別杖杜詩中數見此是取獨行踽

踽獨行眾方知其 情為可哀註俱混

嶠函復邱墟

翼闕緬縱橫

二句是 言西京倚棹汎

涇渭日暮山河清

二句是由西京 來荆州依劉表

蟋蟀依桑野

嚴風吹枯莖

草木俱盡故依桑野吹枯 莖正見其草木皆被斬伐

鸛鷁在幽草

客子淚已零

鸛鷁巢居 在幽草則

無可居

去鄉二十載幸遭天下平

榮依劉表未數年即為表使 許都操表榮為侍中似無二

十載之久而來許都情節亦欠 分明則上下鬪筭有不合處

賢主降嘉賞金貂服元纓



獻帝。粲雖為操私人，侍中則仍是漢朝。侍宴出河曲。此方指操。飛蓋

遊鄴城。飛蓋車蓋。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喻老由東

京而西京，而荆州而許都，行踪無定。是如水上萍也。乃總括其始終。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亦指操柯。

按括盡仲宣履歷，但中間腕力有運不到處。葉喻禮貌。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即是用祭詩中語。

嵇中散。言志。康。濟。註。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不師訓。不師人之教訓。去世塵。不與流俗人伍。一篇之綱。遠想出。

宏域高步超常倫。寫得嵇叔夜意思出。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

續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四句欲同靈鳳之高。潔皆明上去世塵意。處順故無累。

順者順。養德乃入神。養德。養其清虛之德。乃入神。神妙二句。是其生平所為。曠哉宇宙惠。

惠。即君。雲羅更四陳。以仕宦。相勉。哲人貴識義。量而後人也。大雅。

明庇身。庇身。即詩明哲保身。不肯仕。司馬氏已隱隱言外。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無為。

即是上面處。順守真。即是上面養德。無為。則不逐於紛華。守真。則不加。以文飾。總以虛靜恬淡為本。一切富貴功名。皆不入於。

其慮。若仕宦。則本來面目全變了。總以發明上去世塵意。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老子昔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堯讓

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一者道也。務名者以名為實。無為守真。為實。務實

者。以無為守真。為實。以名為實。故曰交相賓。總視人所處。名。即是富貴實。即

是冲虛之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

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飲。三日而死。咸池喻榮祿。人之所好。以之饗爰居。却所用非所需。反



添出愁辛。言以榮祿加於不願。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柳下惠雖  
榮祿之人。與饗爰居之事同也。直道不受世禍。故善若已。  
則不能。孫登見上。幽憤詩。寫懷良未遠。言此篇所寫之懷。未能遠及真理。  
以書紳。贈即孫登所贈。才多識寡。之言書之於紳。以自戒。感贈

無一字一句不肖稽叔夜性情面目。聲口胸次。直忘其為優孟衣冠。當為三十首之冠。

阮步兵 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海上遊。喻仕。沈浮不相宜。沈浮即

翼各有歸。各適。飄飄可終年。沈瀆安是非。飄飄即蒿下。沈瀆即

自遊飛者。自飛總各期。適意不必以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青鳥海上為是鸞斯蒿下為非也。

格朝雲浮之屬。喻仕者。光耀固世所希。朝雲即高唐賦之朝雲。雲與日交。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精衛沈之屬。喻隱者。精衛故有光耀。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精衛以木石填海。彼亦自有隱衷。誰能測其幽微乎。是亦不必以朝雲為是。精衛為非也。咄然便止。不特見地似嗣宗。併詩之體格亦似嗣宗。神乎技矣。精衛已見上。

阮步兵與稽中散不肯附司馬氏一也。但步兵能晦於酒。以免禍。篇中重在鸞斯精衛。自示其意。予讀別恨二賦。未免疑其才盡。讀此篇及前篇。不覺爽然失矣。

張司空 離情 華 有情詩 三首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懸光謂光。從上映下。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



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幽寂可想庭。樹。發。紅。彩。花也閨。草。含。碧。滋。後人

春草無人隨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覩物思人情致翩翩

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篇中所云丹墀玉臺乃是宮中離情如陳皇后之幽閉長門是也其云萬里贈所思明是君門雖近不異遠隔萬里故下復以湛露惠望之以皎日期自明冀得再承恩寵字字雋永但是此君本色不似茂先茂先體質厚耳

潘黃門 述哀岳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春屬木故為青秋屬金故為素速天機言運行之速美人 謂其妻

歸重泉。悽愴無終畢。謂無時可畢殯宮已肅清。謂安葬後松柏轉蕭瑟。俯

仰未能弭。忘也尋念非但一撫衿。被也悼寂寞。恍然若有失。明月入

綺。翼。髮。髯。想。蕙。質。不堪之境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夢寐復冥冥。

何由覩爾形。再進一層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

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教其見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

而去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帝駕言出遠

女註見高唐賦即帝之季女瑤姬與襄王荐枕席者

山。因。夢。寐。不。見。故。徘徊泣松銘。墓銘也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見期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讀悼亡詩則潘安人之婦可想此篇摹得酷肖



陸平原 羈宦機 機有赴洛 道中作詩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太子國儲副君下句謂徵為太子洗馬明發眷桑梓永

歎懷密親二句是將赴洛不忍與故鄉親知別流念辭南澨密親相送至此辭之使歸銜怨別

西津此句言別馳道遵淮泗旦夕見梁陳二句寫赴洛道中閱歷服義追上列

矯迹廟宮臣義即君臣之義上列上位矯迹猶高舉朱敞咸髦

士長纓皆俊人朱敞已見上二句見東宮官屬不一人契濶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承華門名太子所居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晉都洛陽故觀洛川徂沒

契濶謂與故鄉契濶是極關情處痛逝者行且自念起下感慨

多拱木宿草凌寒烟行且自念起下感慨遊子易感慨躑躅還

自憐劉公幹詩日平人易感動陸機道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辭三鳥飛以自南寄謂寄至其家

體質凝厚陸之仕晉初非不得已故不作感恩語只於起處

帶一句是謂詞尚體要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

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價梅生梅福漢書梅福一朝棄妻子去百年信荏苒何用若

心魂起下當求貴仕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衛衛青霍霍去病漢武帝時出塞有功河源匈奴之境在崑崙東

北隅河水所出 珪組賢君賄青紫明主恩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終軍

才始達賈誼位方尊漢書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賈誼為博士文帝悅之起

昭明文選集卷之三十四 詩 雜體



遷歲中至 金張服貂冕 許史乘華軒 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

大中大夫 弟之家並盛為奢 王侯貴片議 公卿重一言 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

修故云乘華軒 飛蓋東都門 寫得 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三輔決錄注張仲

那魏景卿隱身不住明天官博學好為詩 賦所居蓬蒿沒人以極冷寂人結之妙

是篇見士窮不如達 乃有激之言

張黃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 綠泉涌陰渚 陽景日也丹霞赤雲陰氣盛故蔽 水

鶴巢層巖山 雲潤柱礎 水漲無可居之 有介興春節愁霖貫秋

序 合計其始終言雨起 春節而達秋不歇 變變涼葉奪戾戾颶風舉 變變雨聲

談玩四時 索居慕儔侶 青苔日夜黃 芳蕤成宿楚 芳蕤草木華 盛貌青苔變

黃芳蕤成楚 皆久雨所致 歲暮百慮交 無以慰延佇 若

雨雖久 何至由春歷秋 至歲暮不息 立言不無失之過然

其刻意處却不可沒

劉太尉 傷亂 琨 此擬贈盧諶作 臧榮緒

皇晉邁陽九 天下橫氛霧 九陽數之極 卽乾上九爻極 秦趙值

薄蝕幽并逢 虎據 薄蝕虎據 喻羣盜京房易飛侯占凡日蝕皆 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秦姚泓所據

趙石勒所據幽州 段匹磾所據 伊余荷寵靈 感激徇馳騫 劉琨 勸進

并州劉琨所領 四句言晉亂 雖無六奇術 冀與張韓遇

表曰荷寵三世時為并州牧 馳騫謂 雖無六奇術 冀與張韓遇

從軍旅以救國難 見上贈盧諶詩



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冀同二賢遇漢高以立功甯戚叩

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荀

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荀息受獻公命立奚齊卓子俱為李克

受主知不得空今日月逝愧無古人度荀言已受主知如甯荀

不能立功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濠城池沙漠北方時中原

如張韓也者懷愍少帝為北漢劉淵劉曜所虜國仇尤深

憤懣撫枕懷百慮左傳楚子投袂而起日閒功名惜未立玄髮

已改素最是恨事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會期會謂戡亂下句言

可預必二句不似越石擔當語

劉越石詩氣味極醇厚詩亦能揣摩以求肖

盧中郎感交 謙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甯器。以上句陪出下句言非非常之英俊

著世功。多士濟斯位。英俊謂琨世功救世之功欲著世功必求

已亦得與列。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謂琨親厚於已使為從事

媾久不虛契。潤豈但一處。不虛謂情好不虛契潤別也謂在匹礪

虛今之契濶。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二句又從今日追敘昔

豈但一日乎。匹礪處恤憂也。匹礪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

不可共事。謀已窺破。故云。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以下皆

引古事美琨能。馬服為趙將。疆場得清謐。史記趙奢大破秦軍

立功同古人。秦軍解而走。遂解闕



與圍而歸趙惠文王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魏公子毋

賜奢號為馬服君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公子雷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

之使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慨無

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秦兵自此不敢出

幄中策徒慙素絲質策下則言其因人成事如素絲可黃可黑

素絲已解見上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帷幄決勝千里

二句承上雖不能為琨畫策而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合下

琨遇已之厚唯琴瑟可以相喻是言在匹礪處左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言已去并州來幽州不異楚材之仕於晉但身異杞

梓所可自勉唯無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友朋謂琨承上材

逸而已引用極切而謀之在匹礪亦由琨之荐已倘所為不勉能無蹈友朋濫吹

之謂乎言金當加勉也左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

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宜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

逃名實已見上此處是言無吹竽之實濫廁三

百人之中乃有名無實任不能盡職何以異是

磅礴不瀉和平不乖西晉詩人尚為近古文真傳得神似

郭以農遊仙璞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以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崦山即崦嵫出離騷海濱即海上三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偃蹇緣而上行貌青雲求仙人所居

魂魄存則生去則死謂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神仙傳淮南

於其中脩養以求長生士於是入公乃往遂授以丹經道人脩道之人方士方術之士

丹經九轉之法是脩內丹者玉液玉膏服之長年是脩外丹者

二句承上青雲所處高上隱淪朱霞入窗牖曜靈照空隙二句承上青雲所處高

詩雜體



晚摘木芝。陵波采水碧。

木芝頂首句靈草水碧玉也頂首次句奇石即遊仙詩中所云安期煉五石也

二者服之皆可得仙。以

上言求仙尚未成仙者。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二句是仙

矯掌舉掌言易也。烟

客煙霞之客即仙人。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二句言仙道已成長生不死列

仙傳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詞出于陽谷次于濛汜濛汜日所入地次舍止也濛汜以喻人死

前言求仙後言得仙詞意極為濃厚

張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也即太極分謂分陰分陽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自已也司馬彪註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寂動

苟有源因為殤子天。

二句是一死一寂動承上分字來寂靜也靜為陰動為陽善註言大道之要動寂無

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天大意是言天地分陰分陽之始無源可尋人生其間或壽或夭理歸至一順其自

然無有厚薄則壽夭皆同此氣何用分別若使有源則受氣有厚薄因謂得氣厚者為壽得氣薄者為夭是不明乎死生之故

也二句是就世人所見而反之呂氏春秋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為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註道

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壽。道喪涉千載。清梁許能。世喪

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即寂動無為之意。思乘扶搖

道津梁人之所賴以濟者。喻不迷於所往了明也。翰卓然陵風矯。一可即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之意是欲高

者扶搖風上行。翰羽翮矯。靜觀尺極義理足未常少。莊子一舉也。用黃一逍遙遊篇中語。尺極義理足未常少。尺之極

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註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按取其半者用其半也其附手處之半不用常存故不竭二句是言道不遺於小

堯老。老子以無為為宗堯以無為為治故與老子並稱浪迹無虫妍然後君子道浪迹即老

子和光同塵意無妍虫者好惡一視即莊子齊物論中去彼此成見二句是齊是非領畧歸一致南山有

綺皓二句言隱顯一理無此是彼非再申上意漢書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綺里

季為四皓之交臂久變化傳火迺薪草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與郭象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註

窮盡也為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按大意是言氣機無一息之停

雖欲交臂守之而不可得久應是失字之訛今但當以無為順其自然如傳火必藉薪草則火不滅傳道仍其自然無為則道

不滅總承上文立言大旨玄思者泊也疊疊玄思清胸中去機巧無思慮即收視返聽意疊疊猶

勉勉此能得薪傳者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澗澗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名曰桔

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道之所不載子貢慚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合上二句是鷗註見上阮步兵篇鷗鳥通篇結穴狎狎乃去機巧之盡者

會一部莊子以立言大意總歸於清虛無為順其自然而

已其曰去機巧俱忘懷乃作詩之旨

許徵君自序詢按是序養生之理晉中一書高陽許詢字元度寓居會稽司徒蔡以辟不起詢有才

藻善屬文時人

十首鈔愛之



張子閣內機單生蔽外像

二句是言養生當內外交養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

一時排

冥筌冷然空中賞

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

中而賞也按空者忘是非爾我賞謂心與至虛之道相為契合排冥筌是養外空中賞是養內此是鑒於張子單生之失故內

外交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莊子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

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註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按喻人之惡死不知死為反本歸元與

少年失路不知歸其故鄉無異神即人之所資以生者任獨往遊神於死生之外如下所云也二句言死固不可惡但當盡此

生年往求清虛至道以葆其生蓋葆生是欲反到清虛無為處自與悅生惡死之情不同

采藥白雲隈聊以

肆所養

承上獨往二句是謝去塵事隈曲肆恣也

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

葩華也芳蕤枝

葉盛貌至此則所見非復塵境

茗茗寄意勝

茗茗草木葱鬱之貌意幽棲之意

不覺陵虛上

櫺激鮮颺石室有幽響

至此則山中之境愈入愈深故由白雲隈而至石室列仙傳赤松子常止西王

母石室中鮮颺鮮潔之風幽響即風聲激入石室中者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欲即所求清虛

至道至此則心境澄然非世間得失所能勸之使然獎勸也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

操斤即匠

石斲郢人事本莊子註見上匠石忘機故能斲郢人之鼻是匠

自然相見以天不雜以人故為重明朗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

明之至也人欲求清虛至道亦猶是矣

網向秀難稽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減此一難喜怒

此五難求至道純任自然得如匠石郢人有何五難足以累

之至此則生得其所養超乎死生之迹絕去塵網之外矣

按老莊所云養生大旨總歸於清虛無為蓋人受生之始初無一切嗜慾機智必要反到人生而靜之始謝絕塵網



高舉世外。清虛無為之理。得養生自在其中。然後以去來聽其自然。絕不參以意見。否則悅生惡死。內感百憂。外勞萬事。而欲長年久視。適以見其惑也。晉人清談。轉相祖述。沿及齊梁。此風未已。要其言理。不出莊老筌蹄。此篇與前篇意皆本於莊子。而灑灑洋洋。俱能自成一家言。

殷東陽 與曠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萃集也。言任其所至。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遼亮高明。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惠同惠。風之惠。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下句是蒙上句言此石壁之素與清波之深。瑩然相映。緬也。以上皆晨遊所見景物。瑩情無餘滓。拂

不釋塵務。塵。塵滓也。二句申上蘊真趣下半意同。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玄風。謂道也。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直置謂直置其心於不用。宰。主也。即物我兩忘意。蕭散。應上晨遊遺慮遺去一切之慮。

按殷仲文人品既不佳。復非擅一代作手。摹之何益。

謝僕射 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勞物化。即是心為形役。意整理也。薄言遵郊衢。總轡

出臺省。承上因憂而出遊以解憂。時謝居官故云出臺省。淒淒節序高。秋。時。寥寥心悟永。

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寥空虛也。序至秋。則歲將盡。人至老。半篇冠秋嶺者。如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二句是由日遊至暮。徘徊。從上惜字

冠戴乎其上。造句。暮。徘徊。從上惜字



來。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二句從上推廣言之。就一日之間。良辰不可久留。可知世閒物之由

卷而舒。由舒而卷。雖變態不同。然動極無。曾。是迫桑榆。歲暮從

不歸。根於靜。人之由死而生。亦猶是矣。桑榆。歲暮。皆以喻老。秉執也。謂生平所執守言。曾。是年近

所乘。桑榆而可有戀。生畏死之情。故歲暮從所秉執之常道。以

待時之。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二句言人之自固。其生譬如

至而已。有力者能負之而趨。是不可攀。攀留也。可知人無不歸於盡。然

惟忘懷順其自然。如匠郢所為也。匠郢。註見上語。俱本莊子。

此篇寓達生之意。於遊覽之中。氣機自達。

陶徵君 田居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臯。澤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

自適。韻事韻人真有無求自足意。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自田而歸。巾猶衣也。歸人

自謂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上句是設為

自答。何為者。何為如是。辛苦有役者。言人生百年。皆自問。下句是

皆有勞役之事。不可辭也。愈淡愈真。極和極平。但願桑麻成。

蠶月得紡績。志願極約。由種田而及桑麻。有食不可無衣也。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是陶公性情胸次置之集中。斷不能辨。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按靈運為永嘉太守。故紀遊詩於永嘉。作居多。此時亦擬其在永嘉時作。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二句是紀遊之始。言由涉江渡海。經歷悠遠而至永嘉。一路所見山形之

異。峯高處為盈。峯低處為缺。山高而銳曰嶠。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二句是從目中望見。知其

中必有靈境。可以賞心。信淹留者。謂信可淹留也。故下遂登雲峯。以尋之。此立言之次第。以下景物。皆從雲峯處寫。平明

登雲峯。杳與廬霍絕。雲峯。只形其山之高。廬霍。二山名。言山之高。杳然與廬霍同其陡絕。碧鄣長



周流金潭恒澄澈。

碧郭出碧之郭即玉山山海經耿山多水碧臨海記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桐

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

初晰日出初出也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泚。以上六句

寫山中景物抱朴子武陵舞陽有丹砂井向註乳作鍾乳沃寥空虛也

岳巒轉奇秀岑峯還相蔽。

高低不一此是近視遠

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泖。

赤玉玳瑁泖岸也言沙岸之文五色如雲錦被

於其上此不必實有其事侈言之耳

上所云乳竇丹井碧障夜

聞猩猩啼朝見麕鼠逝南中氣候暖

永嘉地界與東政云南中朱華凌白雪

朱華花也陵犯也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

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此是以下句例上句言遊此建德之鄉如當日之司馬遷觀奇而經禹穴否則禹穴與南中地勢隔絕於理難通矣

身名竟誰辨圖史終磨滅

功名即載圖史終有磨滅之時不如遊也

且泛桂水潮賦

月游海篋

桂水即桂林郡之水武帝滅南越時所置上是山遊此是水遊率性盡情一番

攝生貴處順

順其時將為智者說

謝靈運還湖中詩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匪為眾人說莫與智

者論

摹境處可與臨川遊山諸作相掠

顏特進 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淮南子太微者天一之廷凝成也言帝之居同乎太微之廷為上帝所居

周禮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極星謂北斗北斗第七星為瑤光正者正其方位地理書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



神州者九所。揆日祭書史相都麗聞見。詩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謂九州也。

書史所載粲然有成法可憑尚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是為東都相視也都謂丹陽言古人建都必本於親所見聞非漫然者麗附也上句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地理既得宮殿因之而建。桂棟留夏飈蘭棹停冬霰。上二句極形其列漢上與雲漢並列。故夏殿為之留冬。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通下四句所見是霰為之停。棹。棹。棹。殿外景物葱蒨。山樹之色言紅碧相間上。山雲備卿霽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百句是近視下句是遠視。

卿雲卿當為慶此句。重陽集清氛下輦降玄宴。重陽於卦為陽。是上視池卉是下視。重陽難通書元德升聞元猶聖也二句言因氣候之善而宴入。三日指曲水之宴延之曾有序翰註作上為陽清澄亦為陽日。重陽難通書元德升聞元猶聖也二句言因氣候之善而宴入。題。驚望分寰際。曠曠盡都甸。合下二句又從游目四望處寫總。形殿高故無遠不見穀梁傳寰內。

諸侯衰猶畿也周禮有六鄉六遂驚遠也曠曠。四視貌都都邑甸都甸此更出乎寰途之外。氣生川岳陰烟。滅淮海見。二句又於四視中。中坐溢朱組步欄造瓊弁。二句言。形其變化不測。

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中坐尊者所禮。登岸睿情樂闋延皇眄。在步欄長廊卑者所在。造雜字如此。禮即宴禮二句寫宴至宴畢爾雅登成也。竚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有司告以樂闋闋終延引也。上句見恩禮之厚下句言宴罷不忍即罷見。測恩躋媿逸。泐牒懵浮賤。以上言已得侍宴測深。情意之篤。測恩躋媿逸。泐牒懵浮賤。躋升媿逸豫也言已。由國家深恩故得升而與宴與諸臣同其悅豫。泐牒即文憑仕所。執以為信。懵猶廁也浮賤浮名微賤自謙二句晦悶不復成語。緣顏詩多有此等累句作者摹其佳處并摹。榮重餽兼金巡華。其不佳處可謂狡獪矣須知其用意所在。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巡即酒數巡之巡盈瑱盈。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上半喬皇典重得顏作之瑜。下半晦澀滯悶得顏作之瑕。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尺之玉不復成語同上。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學者當分別取其瑜棄其瑕可也。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惠連有西陵遇風獻靈運五首此詩即擬之也

昨發赤亭渚

與靈運所別地

今宿浦陽汭

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方作雲峯

異豈伊千里別

謝靈運酬惠連詩滅迹入雲峯言靈運方將高出世外與世隔異豈獨與已千里別之可傷乎

二句不無晦處

芳塵未歇席泫淚猶在袂

二句是憶其初別

停艦望極浦

即浦陽汭

與棹阻風雪

二句是敘遇風阻止也與棹即停艦

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

懷思即是

靈汎濫北湖遊岩亭南樓期

謝靈運詩序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曰遊是惠連偕行又序南樓中

望所遲客客即是惠連此合下四句皆追憶其未別之時一時聚首之樂若亭樓高貌

點翰詠新賞開裴

瑩所疑

翰筆新賞新所作詩裴書衣瑩磨也二句即是賞奇析疑事

摘芳愛氣馥拾蕊憐色

滋

二句寫出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

滋色潤也憐者憐其有時而衰沃若據詩作葉

盛此作就衰故曰畏物有盛必有衰喻人事有聚必有散但色滋句雖是疊下按之上下文義終有牽合矯強處

子衿

怨勿往谷風諛輕薄

二句頂上人事雖有散但人當敦古處勿如子衿谷風詩人所譏子衿詩有縱我不

往句谷風詩有女轉棄子句皆是朋友相怨而作

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上二句是所當戒此

二句是所當法延州即吳季札掛劍事已見上

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

靈芝神芝三秀歲三結實

喻靈運文章筠竹

所託已殷勤祇足攬懷人

懷人所懷之人謂靈運

今行

嶠嶮外銜思至海濱

孔晏會稽記始寧縣西有嶠山嶠嶮外銜思至海濱即靈運所居處

覲子香

未儻款睇在何辰

儻見款誠睇視也二句因別後不得見而致其思之切

雜珮雖可贈

謂

疏華竟無陳

疏華謂詩喻靈運無陳謂無所寄瑤華楚詞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

無陳心悵



勞。旅人豈遊遨。

謂仕宦而行。

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

青春即芳草。所云晴光轉。

綠蘋解纜。候前侶。

至此則舟行矣。猶作一番幻想。前侶即靈運。

還望方鬱陶。

還望迴望望而

不見憂從中來矣。

煙景若離遠。未響寄瓊瑤。

煙景指春時。未響已所作詩。瓊瑤喻靈運詩。二句言

此春時若漸推漸遠不及停待來詩。後來已有所作。望其寄詩答已也。二句亦晦。

篇中摹擬之過。不無損才。然其一片纏綿往復。亦可謂善於言情。

於言情。

王徵君

養疾

微

五臣作微。銑註此詩被徵不應。隱於瀟湘之間。以養疾也。

窈。藹瀟湘空。翠。礧澹無滋。

窈藹深遠之貌。石夾水曰礧。舊註無滋作無味。按當作無滓。二句敘所隱

之地以下俱從瀟湘取意。

寂。歷百草晦。欬。吸鷓鴣悲。

二句敘瀟湘中景物之變。欬吸哀咽而疾貌。鷓鴣

字是從音上寫義。同蟋蟀莎雞之屬也。似是虫鳴。清陰往來遠。

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遙帷。

清陰銑註作日。謬甚。乃是瀟湘中晚景。湖水清

故陰亦清。湖面澗。故倏往倏來不一處也。此句是極寫瀟湘鍊藥。猶搗藥。汎瑟猶撫瑟。四面空明處。如幌。此從湖中之水寫故

曰虛幌。幌帛之飾。窓者四面圍繞處。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

水碧金膏俱見上。皆服之可以長生者。黷緇皆染也。染髮白者使黑。雖有此語。未見其事故。曰未黷。詎緇正見惟鍊藥汎瑟可

以已。北渚有帝子。蕩。養不可期。楚詞帝子降兮北渚。帝子堯二女。亦是從瀟湘中取出。意義蕩

漾。隨波上下貌。此並無用金膏水碧自成仙道者。尤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病屬此詩。悵然

貌以養疾。意結。俱從瀟湘中取出。養疾妙諦。方非他處可以移用。冥心獨



造知其解者寡矣。

袁太尉從駕 淑向日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玄。二句中。上句是泛說。下句是實指其事。言宮廟之禮在乎盡哀致敬。故天子道出粉邑行嚴父配天之禮。粉本漢書粉榆社。宋高祖為漢後。今回祭廟與漢高帝返粉榆社祭祖同。嚴父元天也。嚴元二字註解。

恭潔由明祀。指拜廟明祀。明德之禮。 肅駕在祈年。指祭南郊。以上四句。先從拜廟

祭南郊大意冒起以下則。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徒衆登升。秋天子由戒行而啓行。戒鳳輦而啓行。也。季月。觀

藻文采。藻行川者謂文采照耀於所行之川。句晦。雲旆象漢徒。

宸網擬星懸。雲旆旆多如雲象天漢之徙。宸網天子車蓋上綴以珠如星之懸。網天畢星形如兔網。上用雲字下

用漢字。上用網字。下用星字。凡用典。朱擢麗寒渚。金鉞映秋山。

麗字須上下關合照應。便有神彩。 朱擢麗寒渚。金鉞映秋山。

綵吹震沈淵。羽衛負羽侍衛。羽箭也。流景日影。綵衣。上句辨

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壘。禮記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測京國者。測風俗之美惡。籍戶籍鑑視也。鑑都壘

者鑑民生。眈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眈謠頂上京國京國之眈。謠即詩也。邑頌頂上都壘。都壘之邑頌上功德則被之於玉律

絃。丹絃即禮記朱絃。以上四句是途中天子採風之事。文

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二句再從上京國都壘而極言之。文軫海即桂林郡。冰天北方地寒多冰。故云冰。和惠頒上笏。恩渥浹

天。二句是因採風而見治化所及之遠。和惠頒上笏。恩渥浹

下筵。二句是途中加恩惠於從駕諸臣。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

前。二句以已之從駕作收。尚書中候。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

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玉。孝經鈎命。决舜即位。巡省中河。錄



圖授之按天乙湯也。言天子同乎湯。昔年之觀洛已得侍乎其後。若舜之巡省中河。雖得圖籙之瑞。豈慕之乎。言今與前同也。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服義已見上文。沫已展舒也。

題目只是從駕與顏光祿拜陵廟。題目不同。但從駕之由。是因拜祖廟祭郊。入手提出緣起。下俱就從駕一路細敘。

典則凝重處極似顏光祿。

謝光祿郊遊莊

肅。肅。出。郊。際。徒。樂。以行樂為徒樂。初無深意。此等字開後人詭僻惡習。逗。江。陰。翠。山。方。藹。

藹。青。浦。正。沈。沈。上林賦。沈沈隱隱。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貌。浦有蘋藻。故曰青浦。涼。葉。昭。沙。嶼。秋。

榮。冒。水。滄。秋葉黃。故曰涼葉。嶼海中洲。上有山石滄水傍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松枝交橫如架。故謂為松架。憑虛故險。到底似靜默鏡絲野四巧實拙語。石道本深。因雲鬱愈見其深佳絕。

睇。亂。曾。岑。以上八句皆從江陰寫出。所見景物。鏡睇皆視也。絲遠。曾。高。岑。峯也。亂者。目為之亂。氣。清。知。雁。

引。露。華。識。猿。音。二句寫氣候。引相引而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雲裝雲白。卷舒如衣。黻仕者之服。秋煙濃變幻如駕。金印也。言視此雲裝。煙駕。動其求仙之意。故欲解黻辭金也。蓋仙人是以雲為衣。以煙為駕者。

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抱朴子。黃帝南到員隴。采若員邱。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亦餌之可得仙。二句承上仙非易求。今欲求仙。始當整頓。求丹泉之術。終必求遂其覲紫芳之心。以之食飲。乃可求也。行。光。自。容。齋。無。使。弱。思。侵。行光。即莊子所云天光之思。始求終已也。

因郊遊屬目雲煙變態。觸起求仙之念。想頭極幻。逐篇換



意方不雷同。

鮑參軍 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枉全枉駕之枉。尺璧所以聘賢者為尺璧。枉駕而出。下句是明上句。宵人

即小人對天子而言。故曰小人恩光。即尺璧之聘。 徇義非為利。仕以行君臣之義。申上意。 執羈輕去

鄉。羈繫馬索入。 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以下皆極言其寒。戎馬粟不

煖。軍士冰為漿。晨上城。阜坂磧礫。皆羊腸。城阜城當作成。即楚漢相距地。羊腸道之

似之。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四句是征途跋涉之苦。不脫嚴霜意。 息徒稅征駕

倚劔臨八荒。徒眾稅止也。臨八荒者。睥睨自 鷦鷯不能飛。玄武

伏川梁。鷦鷯狀似鳳凰。身禮戴信。嬰仁。鷹翻由時至。鷦鷯但遺

武。去立 感物聊自傷。暨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二句由自傷忽而自壯。是豪士胸襟。

起敘受恩而出。中敘冒險而行。末以立功自効。妙處全在結語。一篇文勢俱振。

休上人。怨別。沈約宋書。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通篇俱就楚客思家發意。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

來。佳人即所思之人。二語寫情寫景。着紙欲飛。 露彩方泛豔。露中之彩。彩中之豔。俱由下月華而見。是秋月

月華始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

以南和丹。繪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 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巫山之上。有雲陽臺。即神

女所在。二句是一串事。陽雲當作雲陽。 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鑪。熏鑪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



而無焔故  
謂之洗  
平生相  
思之懷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日千里言流之速日可千里下句則言願託之以敘

此上人情致正復不淺

按右所擬三十篇皆由各人舊有是篇而擬之其所採用之句不必皆出本篇多割他篇以為點竄刻骨鏤心可為墓古者法

附讀詩緒言九則

古榕伯海曰五七言詩始於兩漢盛於六朝而宗派則別於建安建安中有二派王仲宣劉公幹諸家質直和厚法

明體正曹子桓輕清雋永骨秀神冲曹子建排鼻頓挫氣雄力厚後來如張茂先劉越石盧子諒諸家多得之仲宣潘安仁顏延年陸士衡謝靈運諸家多得之子建謝玄暉鮑明遠江文通諸家多得之子桓是建安三派已截斷眾流矣其中不受三派羈縻獨往獨來空所依傍得三人焉晉初則有阮步兵稽中散晉末則有陶靖節緣其人性情胸次高出一代偶有感觸脫口而出率意而成是為動以天籟非由比竹可綴末響而學三家亦有流弊學阮不成流於放蕩粗率學嵇不成流於槁木死灰學陶不成流於



柔唇滑舌。故學詩當正其步趨。防其流弊。審其性之所近。諒其力之所能。斯善學矣。要之必自西漢十九首及諸樂府起。蓋派雖分。自後人源則合於前代。其中古澤之色。淵永之味。和平之音。濃厚之意。雕飾之詞。幽隱之情。不必出自一篇。成自一人。分而求之。諸美各備。但不無無造作艱深。詞旨詭僻。無不可程以尺度。定其去取。由是因源及流。自可以明諸家之同異。而定其宗派矣。魏晉而降。世不一代代。不一人多。趨入輕清秀麗。而體質亦漸流漸薄。是亦風會使然。手神則過古人。醇厚則不及古人也。

又曰作詩淡遠難。典麗易。淡遠者詞止而意不止。能生人幽賞。發人妙思。得之天分。爲多典麗者。詞止而意亦止。能使人肅然動容。穆然正辭。得之學力。爲多說者。謂顏詩專取典麗。然如秋胡子諸篇。何嘗專取乎。是若拜陵廟。皇太子入學。及應詔諸作。不得不取乎。是譬如明堂太室。傑構雄造。非飾以青黃丹碧。則質掩其文。豈成壯觀。大抵義取之六經。則典詞飾以鮮藻。則麗。只求敘述處。部位詳明。鏤錯處。濃淡合度。前後須當純色。而陸平原潘黃詩。皆能辦此。不獨顏也。顏詩擅長處正多。



又曰子建詩實擅諸家之長。自建安七子所及。而贈白馬王彪篇。纏綿懇摯。庶幾發乎情止乎禮義。深得三百篇之旨。若顏延年之拜廬陵王墓。下潘安仁之悼亡。陸士衡之赴洛。是皆善於言情。似未逮其氣勢之流盪。

又曰子建而後。自當以顏謝潘陸四家爲鉅手。但顏謝及陸多有晦處。惟潘則斐然可誦。

又曰學古人詩。當明其前中後部位。卽是作文前不突後不竭之法。最不可顛置錯亂。推之作賦亦然。又當看其或五言或七言。鍊成一句。必字字血脉流貫。若可增減改易。

便精神。泛散。豈復成章。又要去其率字腐句。顏謝諸家篇中。多有晦悶處。總不使率字腐句。得參其中。古人云。寧失不諧。毋使句弱。此之謂也。

又曰六朝詩人。末多拾老莊唾餘。而以養真逃名作收局。此是陋習。相沿處。究竟貪棧戀餌。前後相望。只成一截空談耳。學詩必當去其套格。

又曰古詩題目。有在題篇見者。如拜陵廟皇太子入學等篇。是也有從題中見者。如十九首十七首等篇。是也有題篇而篇中却不從題篇處寫。另發一意者。如猛虎白馬諸



行是也。學者自可推類以盡其餘。

又曰。陸士雲詩。刻意似過其兄。然不及其兄處。正在此。愚謂古詩氣體。總要於渾灑中。具流連往復之致。太刻則傷質耳。

又曰。宋齊閒人詩。多用整對。已爲唐人諸近體導其先路。鮑明遠沈休文對法尤工。讀之各具鏗然淵然之韻。無復古人渾穆氣味。此亦如文至周家而備。欲再返至二代。忠質必不可得。乃人心與風會合處。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三十四詩終



